

本报记者刘伟、王春雨、董宝森、王建威

“八女投江”的事迹是我国14年抗日战争历史上的壮烈一页。84年前,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战士,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入滚滚的乌斯浑河英勇牺牲,用生命谱写了曲壮烈的战歌。

“乌斯浑河畔,应有烈女标芳”。抗日名将周保中1938年11月4日在日记中这样缅怀“八女投江”。如今,硝烟远去,在“八女投江”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八女投江”纪念馆、纪念碑、英烈群雕等纪念设施依然铭刻着“八女投江”的壮举,当地干部群众传承“八女投江”红色文化,正奋力描绘新时代新征程新画卷。

八位抗联女战士血战到底、集体投江

地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的乌斯浑河,千百年来默默哺育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它发源于锅盔山,看起来不太宽阔,沿着地势绵延起伏,最后注入牡丹江。

乌斯浑河在满语中有“凶狠的河流”之意,雨季尤其是暴雨后河水暴涨,水势凶猛。抗联史研究学者刘颖说,因为“八女投江”,乌斯浑河成为一条载入红色历史的河流。

冬日的乌斯浑河河面已经结冰,冰面不宽且被白雪覆盖。行走在乌斯浑河岸边的林口县刁翎镇三家子村,河畔的纪念碑碑镌刻着英雄的功勋,带我们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八位女战士,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战斗过程中在乌斯浑河沉江殉国。她们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东北抗联女兵》一书中记载,“这是一个反常的秋天,阴雨连绵,河水暴涨。”刘颖说,1938年,对于抗联第5军来说过得极为艰难,战斗的激烈混合着牺牲的惨烈,考验着每一位战士。

在第五军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女战士们跋山涉水,英勇作战。在战斗中,她们是铁血战士,在行军途中,她们又是医护人员、宣传员。她们照顾伤病员,为每一位有需要的人送去温暖。刘颖说,女性在战争中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温暖,她们是姐妹,也是母亲。

1938年10月,部队在乌斯浑河渡口被日伪军千余人围困。面对突如其来的大战,抗联战士们边打边退,但为时已晚,他们被敌人紧紧咬住难以脱身。

林口县政协原主席、东北抗联研究学者于春芳说,据抗联战士回忆,此时八位女战士正隐蔽在乌斯浑河的岸边准备渡河,敌人没有发现她们,但她们所在的地点是吸引敌人的“好位置”。

在大部队被敌人紧紧围困,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急关头,冷云等人不顾生死,向敌人发起突然袭击。敌人在遭受攻击情况下,不知道河边有多少抗联战士,于是调整部署,向河边扑来。

冷云等八位女战士果敢杀敌,吸引了敌人火力,分散了敌人兵力,给战友创造突出重围的有利条件,战友们趁敌人调整部署之际迅速冲出包围,潜入密林,保存了实力。

乌斯浑河畔『烈女标芳』

『八女投江』殉难地,传承红色文化,谱写振兴新篇



▲这是国画作品《八女投江》。

本报记者王建威摄



▲八名女战士的肖像拼版照片。左上为冷云生前照片;其他七名女战士生前未留下照片,图为速写画像。

资料照片



▲这是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乌斯浑河畔的“八女投江”殉难地石碑。

本报记者王建威摄

然而,八位抗联女战士却被敌人围困于河边。敌兵蜂拥而至,妄图凭借优势兵力活捉女兵。八位女战士人少力单,弹药又很少,且战且退。敌人越来越近,在背水作战至弹尽的情况下,面对日伪军逼降,女战士们誓死不屈,抵抗到底。

多名研究学者告诉记者,冷云最后是如何给女兵们下的命令,我们已不可得知,“也许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把空匣枪插进腰里,就带头步入了‘冰河’”。

在最后的时刻里,冷云和战友们毁掉枪支,互相搀扶着走进冰冷的河水,壮烈牺牲。

烈士牺牲时最大的23岁,最小的才13岁

八位女战士牺牲时,年龄最大的冷云和安顺福只有23岁,年龄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

一些干部、学者认为,“八女投江”集中体现了对党忠诚、舍身报国、敢于革命、英勇斗争的品质。冷云、杨贵珍、胡秀芝、安顺福4人是党员,“八女”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战斗,直至用生命书写了对党的绝对忠诚、舍身报国的精神。

她们为保家卫国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她们不仅发挥文化、文艺特长,教战士们识字,活跃部队文化生活,还和抗联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日伪军围攻时,她们并没有被发现,完全可以渡河求生,但她们把生的机会留给大部队。

于春芳说,这个年龄本应在校园、家庭中享受快乐。她们或是有父母,或是有丈夫、孩子,有的有恋人。为了共同抵抗侵略者,她们参加抗联,辗转于艰苦战斗之中。

八位女战士中,冷云是最有代表性的。她牺牲时年仅23岁,然而已经是老党员了。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出生,黑龙江省桦川县人。1931年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佳木斯从事秘密抗日活动。后来,她与具有爱国思想的吉乃臣加入东北抗联第五军,后经组织批准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共同进行抗日斗争。

冷云先在军部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后调到第五军妇女团担任小队长和指导员。1938年夏,冷云强忍丈夫英勇牺牲的巨大悲痛,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随第五军第一师部队西征,任妇女团政治指导员。

经于春芳等人考证,牺牲时年仅13岁的王惠民,受到参加抗联的父亲影响,加入了抗联队伍。参军不久,她的父亲就牺牲了。据抗联老兵回忆,她是个天真活泼又非常坚强的孩子。行军时,她像个老战士的样子,跟着大家一样跋山涉水。

八位女战士中,安顺福、李凤善是朝鲜族。安顺福,抗联战友称她为“安大姐”,“可能是因为她是被服厂厂长,像大姐一样为抗联战士们缝衣补被”。

除了冷云留有几张学生时代的照片,其他女战士都没有留下照片,纪念馆里悬挂的是根据各自特点描绘的画像。然而,她们的名字、事迹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

于春芳说,当年抗联的斗争异常残酷,由于没有档案、有人用的是化名,大多数牺牲的人并没有留下名字。一开始,八位女战士的名字还不全,大部分事迹也是空白。经过比对回忆录、实地考察等,很多事迹才“浮现”。

她们伴随着抗日战争成长起来,敢于接受新思想,将个人命运融于国家命运。牡丹江师范学院中国抗联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君认为,八位女英雄代表的不仅是东北抗联女战士群体,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女战士群体,意义重大。

赓续红色血脉 讲好“八女投江”故事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八女投江”。2009年,“八女投江”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

乌斯浑河畔的人民一直在传承“八女投江”红色文化。在“八女投江”殉难地林口县刁翎镇三家子村的乌斯浑河畔,建有“八女投江”纪念碑、“八女投江”遗址纪念馆。“八女投江”殉难地遗址1999年被黑龙江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一批名录,2013年被中共黑龙江省委命名为黑龙江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2015年被中宣部命名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记者在“八女投江”群雕所在的牡丹江市江滨公园看到,路过群雕的人们有的驻足凭吊,有的行注目礼。

牡丹江市博物馆和烈士纪念馆副馆长张慧说,“八女投江”纪念馆、“八女投江”群雕等已成为牡丹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全市经典红色旅游景区。“八女投江”纪念馆采取多种展陈手段,讲好“八女投江”故事。近年来,牡丹江市大力号召党员干部参观学习,每年到馆参观人数在7万人次以上。

一些基层干部、学者建议,应加强挖掘“八女投江”红色文化内涵,加大对“八女投江”史实研究力度,加快对纪念馆提档升级,加强对学术研究、文艺作品创作的支持力度,向全国乃至世界讲好“八女投江”的壮烈故事。牡丹江师范学院中国抗联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君认为,“八女投江”是牡丹江城市的“精神地标”,应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红色遗址实现“景区化”发展,让更多参观者感受红色文化,接受红色教育。

烈女标芳地 振兴进行时

由于河水的长期冲刷,乌斯浑河畔形成了上泥下砂的砂田土壤,适宜甜瓜、鲜食玉米等特色农作物的种植。

“瓜果飘香、田野肥沃、产业兴旺。”在八女英烈殉难地的林口县刁翎镇,每到丰收季节,走进瓜地,香气扑鼻,一颗颗香瓜藏于绿叶之下,个头饱满,吃起来香脆可口。镇党委书记曹恒刚说,夏季最忙的时候,每天有上百名农民在瓜田忙碌,筛选、清洗、运送。全镇甜瓜种植户有90多户,种植面积1500多亩。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起来后,如何让优质农产品更好地走出去?近几年,林口积极构建多个领域互联互通电商平台,开展“旅游电商”融合模式。坐在田间地头卖大米、木耳,直播乡村生活,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乡村网红”开始生根发芽,一批新农民懂得运用新媒体工具打开市场,优质农产品正由“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

展开黑龙江地图,可以看到,牡丹江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地处中俄贸易前沿。近些年,牡丹江发挥区位优势,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开展对俄合作,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过去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左右,农民收入连续18年领跑黑龙江省。

于春芳说:“我们纪念英烈,传承红色精神,就是要让家乡更好更快发展,让后辈们生活更幸福、更有获得感。”

(上接1版)在合肥,有三项这样的科技: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其中,可控核聚变2021年底实现新进展——中国“人造太阳”创纪录地实现千秒级等离子体运行。

2022年1月,记者来到合肥北郊的科学岛附近,这里的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正在紧张建设。这是合肥的第四个科学装置。

这个有着14栋单体建筑的大科学装置基地,状如“凤凰展翅”,寓意飞凤逐日。明年,约80家科研院所、企业单位将进入园区,使用装置开展科研工作。

“这个项目的建设,在创造新的合肥速度。”作为研究方,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建国竖起大拇指。合肥自掏20亿元,先行建设配套园区,使项目开工较国家整体审批至少提前6个月。

大科学装置是催生原始创新和尖端科研成果的“利器”。合肥目前在建、已建、预研的大科学装置已达10余个,体现了这座城的“硬核”。

然而,硬核科技不是一日练就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合肥因为有中国科大,成功引入首个大科学装置同步辐射光源。本世纪初,合肥相继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稳态强磁场装置,成为我国大科学装置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从2017年获批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聚变能源、信息、生命、环境四大领域,加快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

手握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利器”,合肥不断攀上科技高峰。2021年中国十大科技突破,合肥独占四席。

使命不止于此。作为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和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城市,合肥正与上海同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共享科学基础设施、共建创新载体、联合科技攻关。

开年以来,名为“巢湖明月”的合肥先进计算中心实施升级工程,争创国家级超算中心。作为长三角先进计算联盟的发起单位,合肥先算中心业主单位负责人游浩方说,产业联盟既为长三角高质量发展赋能,更面向未来打造中国算力。

一个面向世界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正在合肥孕育。

首战奥密克戎,天津靠什么

时4个半小时,比三筛时缩短了1个半小时。

天津市宁河区板桥镇一核酸采样点工作人员李志强说:“接到任务后,我们马不停蹄地画作战图、布置现场,常常忙到天亮。”

阻断病毒传播,如何精准按下“暂停键”?——细致管控是关键。

疫情发生后,天津市划定的封控区、管控区,不断根据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最小的封控区精准到一栋楼。有网友留言:“我的女儿在天津,看到这样精准的变更,担心就少了一分。”

市域之外,一场离津人员的健康“追踪”有序展开。10日,一组从天津市58所高校汇拢而来的数据,令大家心头一紧。疫情发生前的十多天里,超34万名师生员工离津,仅津南区就超6万人。

为严防病毒外溢,天津决定对这34万余人“逐一通知到人、逐一向社区报备、逐一开展核酸检测、逐一收集检测结果”。1月15日晚,最后一份离津师生员工的核酸证明反馈到天津市教育两委的工作专班手中。这六个昼夜,许多人吃住在办公室。

病毒侵扰生活,如何兜住百姓一餐一食、就医用药?——细致保障是关键。

1月9日上午,有市民反映,市场上肉蛋蔬菜出现短缺。但下午时分,大家就发现,超市、菜场上的货源再次充盈,价格也回到了往日。

原来,天津启动了群众生活供给保障联动应急响应机制,在组织货源、加强备货的基础上,对市场进行了动态检测,确保“米袋子”“菜篮子”安妥。

疫情中,网友还意外发现一个细节:天津众多政务微博、客户端、电视频道,在每

天6点至午夜,每隔2小时更新一次详尽的全市发热门诊候诊信息。事实上,这项工作天津已坚持了700多天。“平时不在意的小细节,在关键时期却是就医的保障。”市民留言道。

已经确诊的他们,尤其是儿童,如何才能恢复健康?——细致治疗是关键。

疫情发生后,天津市第一时间调集医疗专家,在定点救治医院海河医院对患者进行紧急救治。随后,中医、儿科专家也紧急进入“红区”,共同为感染者开出“一人一策”治疗方案。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任李新民说,救治的十多天中,他们一边关切着确诊儿童的身体健康,一边安抚着他们的心情。22日起,确诊儿童病例陆续出院。

齐!齐!齐!背后是强大的凝聚力

1月9日下午,天津机场。

一支身着紫色衣服的队伍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湖北恩施的59名务工工作者。“我们这次派出的医疗队队员都经过了全面培训,将携手天津共同抗击疫情。”恩施医疗队领队向东风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面对来势汹汹的奥密克戎,除了医护人员、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等主要抗疫力量,整个社会都凝聚起来,共克时艰。

——他们的名字叫党员。

这次疫情,让天津人多了一个习惯:瓶装热水送一线。连续奋战在核酸检测点的“白衣天使”宋青超说,对他们来说,居民一瓶热水、一个热贴、一句鼓励的话都会让他们感觉温暖如春。

抗击奥密克戎是一场人民战争,抖空竹、说相声、打快板、跳街舞……天津人在寒冬里用乐观的凝聚力,实现了特殊时期的“社会共治”,迎接春天的到来。

这一切都被来自巴基斯坦的天津大学留学生穆帅看在眼里,积极参与学校志愿服务的他说:“我见证了中国的抗疫决心和力度。当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没有什么困难不可逾越。”

(上接1版)

在合肥,有三项这样的科技: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其中,可控核聚变2021年底实现新进展——中国“人造太阳”创纪录地实现千秒级等离子体运行。

2022年1月,记者来到合肥北郊的科学岛附近,这里的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正在紧张建设。这是合肥的第四个科学装置。

这个有着14栋单体建筑的大科学装置基地,状如“凤凰展翅”,寓意飞凤逐日。明年,约80家科研院所、企业单位将进入园区,使用装置开展科研工作。

“这个项目的建设,在创造新的合肥速度。”作为研究方,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建国竖起大拇指。合肥自掏20亿元,先行建设配套园区,使项目开工较国家整体审批至少提前6个月。

大科学装置是催生原始创新和尖端科研成果的“利器”。合肥目前在建、已建、预研的大科学装置已达10余个,体现了这座城的“硬核”。

然而,硬核科技不是一日练就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合肥因为有中国科大,成功引入首个大科学装置同步辐射光源。本世纪初,合肥相继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稳态强磁场装置,成为我国大科学装置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从2017年获批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聚变能源、信息、生命、环境四大领域,加快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

手握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利器”,合肥不断攀上科技高峰。2021年中国十大科技突破,合肥独占四席。